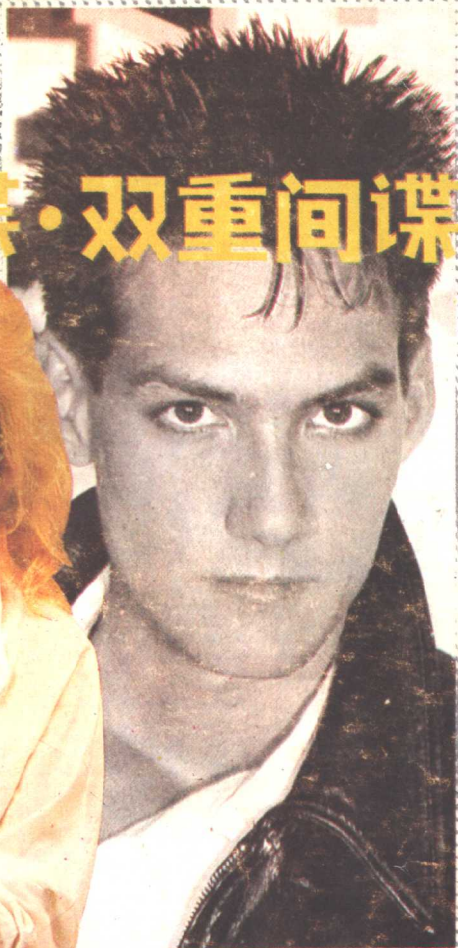


【美】威廉·S·柯恩 著

加里·哈特

姜碧云 译 罗治华 校

双重间谍·双重间谍



双重间谍



美] 威廉·S·柯恩 加里·哈特 著

罗翠云 译 罗治华 校



511
L446
D42

双重间谍

90 3 1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本书根据柯蒂斯·布朗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本翻译

双 重 间 谍

〔美〕威廉·S·柯恩 加里·哈特著

罗翠云译 罗治华校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3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10560册

ISBN 7—5059—0615—1/I·396

定价：2.25元

前 言

事情从一次令人震惊的暴行开始：美国国务卿的家眷乘坐国务卿的高级防弹汽车途经华盛顿街道时被暴徒残酷地杀害了。这是一次孤立偶然的袭击还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动的一个组成部份？托马斯·钱德勒——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也是一位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决定要查出个究竟来。他在一个神秘的、他称之为梅默里（即“记忆”）的情报提供人的指点下，发现在政府官员和一个阴暗的下层社会之间有着邪恶的联系。他不顾巨大的危险一直追踪下去，终于揭开了一个极大的秘密：一个化名为“鹰”的内奸暗藏在美国统治集团的高层指挥系统中。为了将他揭露出来，钱德勒不得不采取一次冒险行动，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不顾死活的一次冒险。

“两面派让我们看到了情报局、反情报局以及反恐怖主义的最高权力机关中的真实世界。这本书达到了两个目的：使人愉快与增长了知识。”

——丹·拉瑟

AYAC93/03

作者简介

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S·科恩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两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有富余的时间，创作这个想法开始露头。一九八〇年七月，参议院一次会议由于发言者的冗长讲话而拖了整整一夜。在他们等待那个长舌的伙伴偃旗息鼓时，科恩和哈特这对老朋友一起溜到外面去喝咖啡。哈特又累又失望，他抱怨说：“坦率地说，我倒宁愿在爱尔兰写小说呢。”科恩也坦白承认自己常常有写小说的愿望。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到黎明前，这两位参议员已经在一只吕宋纸信封上草拟出《双重间谍》的提纲了。

遵照对经验不足的小说家的古训，他们选择了他们所熟悉的素材：国会调查、恐怖主义和政治家——崇高的与腐败的两种人。在其后的四年中，他们在度周末时、在回家的飞机上、在一切能挤出来的空余时间里创作。他们各写一章，然后交给对方。“我们的规定是，”科恩说，“如果看到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把它改了。”

《双重间谍》这个标题是科恩参议员在看了W·H·奥登的诗歌之后提出的。科恩熟悉出版界，他原来已写过三本书了：一本是他自己的诗集，书名是《儿子们与社交时令》。作为缅因州班戈地区的本地人，在议会司法委员会调查理查德·尼克松的历史性事件中，科恩第一次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还是众议院的新议员的科恩有一种潜在的才能与正

直的气质流露出来，这使他在那个引人注目的小组委员会上成为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九七八年，科恩被选入参议院，一九八四年在重选中又以压倒的优势（缅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优势）——得票占百分之七十四——重新当选。科恩已经结婚，有两个儿子。

科恩的合作者加里·哈特于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堪萨斯州渥太华市。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在耶鲁神学院和法学院均取得了学位。一九七四年哈特当选为科拉多州参议员。他曾写过另外两本书——《从优越》是记叙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运动的记事体小说，写于一九七二年；另一部小说《一个新的民主党》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八十年代的梦想。参议员哈特于一九八四年曾为争取民主党主席提名而遭到失败，常有流言说他将加快速度争取在八八年进行另一轮的主席提名的竞争。

他与他的妻子有两个孩子。

除了其不平常的写作开端外，另一种情况也使《双重间谍》有别于大多数的间谍惊险小说。书中从未确切指出谁是鼯鼠（但是，细心的读者们，书中埋伏了线索）。本书的两位作家在参议院小型情报委员会工作多年，到底有着丰富的经验。无论如何，他们至今仍闭口不谈委员会里的机密事。是否会有了一本续集揭开那一切的谜呢？这点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过。

主要人物表

- 托马斯·鲍恩·钱德勒：美国参议员，本书主角；
阿瑟·克里斯琴森：美国总统；
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美国国务卿；
E·W·特雷弗：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埃德温·舒马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查尔斯·沃尔柯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保守党党员；
戈登·尼柯尔森：参议员，保守党党员；
克林顿·阿特伍德：某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保守党党员；
凯文·奥布赖恩：主管情报资料的工作人员，钱德勒最信任的助手；
内德·邓普西：钱德勒的行政助手；
伊莱恩·邓纳姆：钱德勒的助手之一；
艾尔弗雷德·里祖尔：中央情报局驻罗马站头目，后被害；
梅默里：匿名为钱德勒提供情报的人；
西里尔·米特林柯：苏联克格勃头目；
德米特里·纳塔申：苏联党主席办公室随从武官；
利昂尼德·德拉钦斯基：苏联党主席；
安德列·布鲁多夫斯基：苏驻美大使；
乔治·图波列夫：苏驻美大使馆克格勃头目；
阿历山德罗·苏瓦洛夫：苏联外交部长；
博里斯·卢甘诺夫：苏驻美大使馆官员；
阿历克塞·库切罗夫：克格勃驻罗马站头目；

第 一 章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五 国务院办公大楼底层车库

车库的防弹铁门慢慢地卷扬起来。国务卿的高级防弹轿车从里面驶出，后面跟随着一辆保安车。这支小型车队向右拐向C大道，从一排排灯火辉煌的楼宇正面疾驶过去。有十来个深夜游客和观众汇集在C街上，想亲眼看看国务卿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的真容。但是他们都失望了，因为车窗的深色玻璃挡着视线，无法看清座厢里面的人。

有一个穿着粗呢大衣，头戴水兵冬帽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人群独自站着。车队通过后，他跟着走到十字街口拐弯处。这时红灯亮了，车队减低了速度，不过并没有停下来。后来又加快了速度，大模大样地拐向第二十三街，向北驶去。

那个穿粗呢大衣的人闪进国家科学院阴暗的灌木丛中去，他从口袋里掏出步话机，只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跟着又回到人行道上。他招手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命令司机开往国家机场。

国务卿的高级防弹轿车驶向弗吉尼亚大道时，车中的两位乘客还在心满意足地回顾她们所参加的国宴。那是为欢迎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山德罗·苏瓦洛夫而设的晚宴。艾丽西

亚·哈罗德和她的儿媳妇纳塔丽刚刚离开举行晚宴的富丽堂皇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大客厅。晚宴既是一次欢迎苏瓦洛夫外长的外交盛会，也是庆祝哈罗德国务卿五十七诞辰的宴会。为了庆祝祖父的诞辰，五岁的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三世，也就是车中的第三个角色，破例获准呆到深夜十一时三十分。小伍迪可不管国家事务的成败，他敲着司机座椅后面的玻璃挡板，要求用一用车上的电话和祖父通话，好让祖父吃一惊。哈罗德国务卿本人还留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和总统阿瑟·克里斯琴森通电话，扼要地汇报了今晚的宴会情况。小伍迪在车中不肯安静，他老缠着祖母，还弄皱了她的新绸衫，但艾丽西亚对此并不介意，她向来很迁就自己的小孙子。

艾丽西亚对任何有关个人安危的警告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哈罗德曾警告过她好几次，但她仍然满不在乎，认为这原是他应保安部门的请求，在复述这些陈词滥调而已。

艾丽西亚·哈罗德五十三年来一直生活在没有危险与匮乏的环境中，她是生活的宠儿。她与丈夫的情况相同，都出身于富家豪门，在优裕的环境中生长和受教育。财富带来了安全，对于她，说得简单点，财富意味着不受侵扰的自由。现在，在她来到国务院的两年里，她体会到了自由的新的定义。所谓自由，就是防止那种叫做恐怖主义分子的人对别人宝贵的生命和对名人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整个华盛顿处处可见。旅馆门前的铁栅栏，有些教堂也有这种防卫设施；沉默不语、虎视眈眈充当经常性的警卫的大个子男人；白宫门前的混凝土栅栏等等都是为了对付暴徒的。上一周，在华盛顿大教堂里，她和她的丈夫参加了一名年轻的文化参赞的追思礼拜，他

是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被谋杀的。当他们夫妇步下教堂的台阶时，伍德罗对她说：“这是今年内我们被谋杀的第六个人了。”

现在，在回家途中，艾丽西亚·哈罗德双手搂着她的疲劳过度的小孙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宴会上小伍迪的举止像个绅士，他彬彬有礼，特别在他所喜欢的烤饼冰淇淋端上来时更是这样。小伍迪的父亲目前在贝尔格莱德担任外交官，艾丽西亚想，他很可以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艾丽西亚回想起苏瓦洛夫对她说过话。当时他说：“我感到很奇怪，您把小孩子带到这里来了，”这些话他是用发音很重的英语说的。后来他又用俄语嘀咕了些什么话，使美国译员的脸都红了。他翻译说：“他说伍迪是个非常……非常活泼的小孩。”

艾丽西亚以前曾多次与苏瓦洛夫相遇。她仔细回忆对比了一下，觉得他今天晚上的举止有些反常，缺少了外交家的风度，不象往常那样沉着与庄重。他似乎还有点不安。她曾经出于礼貌询问他的孙儿们，但他只用英语说了那么两句话：“我不常见他们。我必须常常外出旅行，以便纠正美国散布的关于我的国家的谎言。”

她想，哈罗德回家时，她要把苏联外交官今天晚上的言论告诉他。艾丽西亚朝后望去。在大约十五码远的地方，保安车车顶中心、挡风玻璃上方的一盏红灯闪着亮光。她感

原注：这部小说中某些章节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真实事件和实际事变。但是描写苏联或美国境内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则是虚构的，不应该把它们当作真实的——甚至也不能把它们当成可能的。

到一阵安慰与忧虑交融的奇怪的情绪。保安支队的人员全都带着有枪套的38口径的史密斯与韦森手枪，保安车装备着自动步枪、催泪弹、催泪瓦斯以及控暴警棍。

国务卿的防弹轿车和紧跟着的保安车通过水门大厦向右拐过去，进入洛克·克里克林荫大道。艾丽西亚的念头又转回到宴会上去。她对纳塔丽说：“你认为伍德罗在这种正式的宴席上会喝一点酒吗？就只一小杯？他说一点点酒都能使他睡了过去。他可能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他入睡时爆发。”

防弹轿车在爬上海滨汽车车道之前放慢了速度，这时小伍迪跌落到车厢里的地板上，发出一声精疲力尽的呻吟。纳塔丽俯身想去抢他。

就在这一刹那间，在这部已经减速的防弹轿车左边，约十英尺外，一只冬天为防路滑装沙用的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强烈的冲击波掀掉了国务卿的轿车后厢部分，使它完全脱离了底盘，同时将艾丽西亚·哈罗德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抛向空中，坠落在海滨汽车路边的人行道上。

与此同时，保安车的马达及前车厢被抛到十五英尺远的小山坡上。司机和前座上的保安狙击手被炸得血肉横飞，令人惨不忍睹。坐在后排的两名达安人员虽仍活着，但被同伴的残缺尸体堵在里面。在防弹轿车的残余部份，纳塔丽、司机以及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保安支队头目仍然活着。小伍迪躺在车厢地板上，震昏了过去，但奇迹般地并没有受伤。

洛克·克里克林荫大道和橡树山公墓陡峭的山腰上有一座石柱的凉亭，是供送葬后感到疲乏的遗属和其他送葬的人们憩息的地方。爆炸的回声消失之后，出现了一个戴着水兵冬

帽、身着连衣工装裤的黝黑瘦小的人，在对着步话机轻声地说话。在距离支离破碎的防弹轿车右侧约四十英尺的一条狭长的山涧中，有两个同样装束的男人，面对那个小人儿，但站的位置比他略低。又有三个人从横越公路的山间小平地的溪谷中爬了上来。

这三个人都带着卡拉希尼科夫AK-47来福枪，这是世界各地刺客们使用的攻击武器。其余二人使用捷克造的自动手枪。

这五个人迅速成扇形散开，走到离轿车约十英尺的地方。他们开枪了，排射持续了二十秒钟，中间只在换子弹匣时停顿了一小会儿。右边的两人朝防弹轿车里保安头目的座位射击，击毙了垂死的保安人员和司机，纳塔丽也立即没有声息了。左边的三个人集中射击保安车的后部，向还活着的两名保安人员倾泻着子弹。

子弹射完后，这些刺客们很快就溜走了。最后一个人停留了片刻，从皮带上取下一枚一磅重的M-26手榴弹，打开了保险，小心地扔进保安车前座的裂口部位，几秒钟后轿车的前座也炸飞了。

两名刺客停留在离公墓的园林式大道约三十英尺远的山坡上。他们蹲着，用一支火箭筒瞄准了防弹轿车的车壳。这种RPG-7手提式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弹头可以穿透三百码外十二英寸厚的装甲。

在这夜空中最后一阵人类的声音是小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三世那尖细的嚎哭。随着导弹发射器的轰鸣声，国务卿的防弹轿车的残余部份也飞上了十五英尺的高空，立即支离破碎了。

午夜过后大约十五分钟，国务卿哈罗德对着话筒说，“晚安，总统先生。”说完放下内部保密电话，转身对还呆在房子里的三个人：“谢谢你们，为了这习以为常的超时，也为了一贯良好的合作。”他说。他们三人收拾笔记时，漫无边际地闲聊着。

楼下大厅里，一台美联社收报机的铃声响着，预示着有公告要发布。国务卿的秘书长彼得·哈默施米特离开他的办公桌向收报机走去。他站了一会儿，由于极度的恐怖，吓得双眼发直。他接过收报机上推出来的纸条时，手都发抖了。

“啊，我的天啊！”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啊，我的天啊！”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西里尔·米特林柯星期六下午通常是不会坐在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他的办公室里的。即使是克格勃的上校也需要有缓解休息的时间。因此这位几乎对每一次物质需要都当作资本主义堕落的信号来加以嘲笑的米特林柯，也允许自己享受到莫斯科以北二十五公里远的别墅里度周末这种乐趣。不过，今天情况不同。今天米特林柯将要收听对他本人和苏维埃联盟都很重要的消息。

他透过布满灰尘的百页窗往外张望。雪花开始从灰色的天空纷纷扬扬洒落到地上，街上的行人全都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笨重的大衣，在越来越凛冽的寒风中缩着脑袋各走各的路。

米特林柯从房间里这扇唯一的窗户面前转过身来。他的

办公室，还有他的办公桌的陈旧的桌面，也象他本人一样，给人以呆板无味的感觉。他的办公室位于这座暗褐色大楼的后拐角处，这座大楼早已成为令人畏惧的苏联谍报和秘密警察活动的中枢。现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座现代化的资产阶级风格的钢筋玻璃大厦代替了它，成为克格勃总部新的大楼。它那长而低矮的外形其实是模仿座落在华盛顿郊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的设计而建成的。

米特林柯在冥思苦想。他对自己说：我们已经越来越像美国的同行了。在他的要求下，总部保留了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这座有纪念意义的，有革命传统的旧总部大楼。它的地下室里的审讯设备还一直在使用着。当然，不能让新总部大楼沾上血迹。

敲门声响了。“进来！”米特林柯说。

门开处，年青的上尉德米特里·纳塔申进来了。他被指定作为利昂尼德·德拉钦斯基主席办公室的随从武官。他挺直地站着，直到米特林柯向他示意让他坐在桌前那张直背木椅上。

“米特林柯上校同志，我接到华盛顿来的消息。”纳塔申上尉说。

“纳塔申上尉，您可以说下去，”他随即看出纳塔申不安的神色。他说：“别担心，今天上午我的人刚刚检查过这个办公室。不会被人窃听的。”

“袭击在几小时前发生。国务卿的家眷都死了。”

“那么国务卿本人呢？”米特林柯问。

“他本人没事，上校。袭击时他不在汽车里。”

米特林柯跳了起来，一拳捶在桌面上。“那些低能的笨

蛋！”

“上校，”纳塔申谨慎地说，有如面对着一只危险的野兽，“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

米特林柯仔细地看他：“您这是什么意思？”

“上校，我们的外交部长苏瓦洛夫正在美国访问，这种时候干出这种事来，难道不是走得太远了吗？会引起舆论的推测，后果——”

米特林柯打断了他的话。“后果？完全不可能，上尉。美国人会得出这种结论：苏联人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危害他们的好外交部长的和平使命的。不，苏瓦洛夫暂时会感到窘困，但我们的和平使者不会受到成败攸关的损害。”米特林柯笑着说，但他的笑容里感觉不到高兴的味道。

“但是，上校，”纳塔申坚持说，“我们过去从未批准过在美国国内袭击美国官员的行动。”

“是行动本身还是地理因素使您不安，德米特里上尉？”

纳塔申既不能回答米特林柯的问题，也不敢正面注视他的眼睛。在纳塔申看来，米特林柯是个外貌让人看着不舒服的人。不能说 he 长相丑陋，也不是畸型。使人不舒服的是他那蛇头型的尖脑袋，那对深陷的淡绿色的眼睛似乎是没有眼睑的。

“怎么啦，德米特里上尉？”米特林柯坐下来。“您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啊？”

“这次袭击是没有经过上面批准擅自行动的，上校。如果德拉钦斯基主席和主席团成员——”

“谁会去告诉他们呢，上尉？”米特林柯俯身向前追问

道。“这个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大家全都有秘密，
嗯？德米特里上尉？甚至您也有。”他停顿了一下。“这就
意味着要保密。”

米特林柯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面来，这是向谈话的对方
表明，他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所以上尉跟着站了起来转身
向门口走去。米特林柯用手臂揽着上尉紧绷着的肩膀。他的
手臂的搂抱使上尉感到像被毒蛇缠身一样地令人毛骨悚然。

“别担心，德米特里。谁也不可能发现真相。谁也不能。”米特林柯说话时双唇咧成一副笑态，但他的脸色却象
隆冬的早晨那样的严酷冰冷。

座落在福克斯荷尔大道上的那座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国
务卿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把自己幽禁在阴暗的书房里。
这里的窗帘放了下来，连上午十时的阳光也无法穿透这厚厚的
窗帘；蓝色的地毯上连一丁点日光的斑点都看不见。

听到他的助手彼得·哈默施米特汇报发生的灾难时，哈
罗德当时就要回家去，想和遇难的家人一起呆在家里。彼得
很有分寸，那名脸色苍白的保安人员向他汇报时并没有把细
节说出来。“我——我解释不通，先生！”彼得说，对这种
极端恐怖的事件好象他本来应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解释似
的。

保安人员让哈罗德国务卿留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他们
检查了他的住宅，安排人员守卫在住宅四周，又在街上设置
了治安路障之后，他们才把他送回家去——对他来说，如今
这座已经变得那么空虚寂寞的房屋如果还能算是他的家的
话。现在，这里只有指定来保卫他的生命、代他安葬死者的

人们静悄悄地来回走动。哈罗德回来之后就一直坐在那幽暗的书房里不想见人。

凌晨三点钟刚刚过去，总统不顾保安局的反对，来看望了哈罗德。他一直呆到清晨。阿瑟·克里斯琴森总统也流泪了。他们总算能交谈了。总统不但象朋友那样设法分担哈罗德的悲伤，作为统帅他还和他的国务卿商讨了威胁他们国家安全的罪行。因为比个人的哀伤更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多的是。

哈罗德望着他对面的电视机落地式支座。克里斯琴森总统中午将发表讲话，他将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向全国宣布，刺客将被追捕并将受到严惩。他当然不会将他告诉哈罗德的话告诉公众：统帅已经命令他的精锐三角武装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利比亚、伊拉克、南也门这三个国家在涉嫌者的名单中名列前茅。

哈罗德尽力使自己象国务卿那样去思考问题，但个人的不幸总是纠缠着他。他知道他将永远不会忘怀，本来他才是袭击的目标，结果遇害的却是他的亲人：艾丽西亚、小伍迪、纳塔丽以及英勇的无名的保安人员。他甚至还不曾全部认识这些保安人员的名字。

国务卿是位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语言和他的思想一样，是直率的，没有被多余的话弄得复杂化。克制总是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字眼。现在，感情的闸门终于被冲破了，他坐在书房里默默地流着眼泪，他感到内疚，因为自己没有坐在那部防弹轿车里和他所钟爱的亲人一起死去。他变得憔悴了。

书房门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把哈罗德从沉思中唤醒。